

肯定不接受，台灣不但能夠回嘴，必要的時候還能夠回手。這樣一來，「台人治台」就大大地違背了中共徹底專政的本旨。所以，「台人治台」的口號不是台灣的人不接受，而是中共自己不敢接受。

其實，「港人治港」和「台人治台」這類口號，根本上沒有什麼不對。如果我們把這些口號歸納化，成為「×人治×」，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好的政治理想——一個在西方國家已行之數百年而中國迄今幾千年來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理想。香港人

對「港人治港」不相信，中共對「台人治台」的顧忌，問題只是出在中共自己。如果把「×人治×」理解為「地方自治」的話，也就是說，「港人治港」的意義是由香港的老百姓選出自已的行政官吏來治理香港當地的事務，我敢打賭，香港的老百姓反應會熱切得多。

「地方自治」是指除了外交、國防、郵政、海關……等等全民性的事務交由中央管理之外，其餘地方事務一概交由地方老百姓自理。這絕對沒有

「寬容殺」與柏楊熱

□白杰明

最近北京文壇流行一個新詞彙——「寬容殺」。也許有許多人對這個可愛的字眼的含義仍然認識不足。不過，我相信海內外會參與或關心大陸文化發展的人士，無不對「寬容殺政策」的廣泛作用和深遠影響有所了解。

「寬容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簡而言之，它是內地文化界推行的「寬容和諧」政策的必然結果，並同以往指責的大陸文壇「捧傷」和「捧殺」的評論習慣一脈相承。

「寬容殺」是時代精神，要害是令中國的「超穩定性文化結構」（金觀濤語）在新时期裏面重新尋找平穩。「寬容殺」包容一切，並且淹沒一切。小為無的驚人功能。

目前大陸文化、出版界正在以「寬容殺」的策略對付柏楊這位有骨氣和主見的台灣作家。但說這是有意識的統戰，不如說是「寬容殺」心理的威力。

一九八六年十一至十二月間，我在內地搜集到了三份部分或全文登載柏老一九八四年九月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演講《醜陋的中國人》。廣州最獨立的小報，即廣州文化記者聯誼會和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合辦的《文化參考報》，在第二十一期（十一月一日版）第二及三版上全文登載了柏楊的講話，並對柏楊做了簡短的介紹。

十二月五日，我在北京大學校內購得一份油印的《醜陋的中國人》講話稿，價錢為四角。此文對柏楊發表於海外的原文做了「必要」的刪改。如

「上帝註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

「地方獨立」的意思。由於中共不這樣去理解，堅持專政，才會弄得自己這般狼狽，使自己的口號與自己的政策作對。

我確實相信中國共產黨有「收回國土」和「統一中國」的壯志，並且也確實相信它有這個誠心。我只是想，如果中共把「收回國土」和「統一中國」看得比「黨專政」更為重要的話，只要把「×人治×」的零星口號，一併改為「地方自治」，那麼這個問題的死結就解開了。

「上帝註定要我坐牢。」一句刪成「上帝註定要我坐牢。」還有：

「中國傳統文化裏——各位在《資治通鑑》裏中就可以看到——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等字也被刪畧。講話末尾的幾段關於民主和改變醜陋的話，亦在此版本不見了。

各地紛紛印行柏楊講話這個現象，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醜陋》在大陸的發表，意味着反省思潮的深入發展。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但卻未盡然。

我手頭上的第三份材料，《文摘周報》在其刊《醜陋》的編者案裏卻在相當程度上泄露了出版柏楊講話的天機。該刊先引用柏楊的話：「一個國家現代化，必須國民的思考方法現代化，至少跟物質現代化同時並進，才能產生新的文明。有現代的物質，必須有現代的精神；有現代化的環境，必須有現代化的教養。否則現代化的物質就會貶了值，現代化的環境就被糟蹋。」若把柏老這番話轉譯成大陸口號式的語言，則曰：「要實現四化的宏偉目

標，一定要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要提倡五講四美，才能夠確保精神文明的實現」，等等。編者還說雖然柏楊講話「文中固有偏激之處，但主旨旨在於挖掘和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說穿了，柏楊講話的出版主要是為了做四化的佐證材料：只有在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引之下，中華民族才能夠克服其「劣根性」，實現文化復興和四化。看，連台灣的「反動言論」也證明這一點！

內地報刊油印材料登載《醜陋的中國人》者豈止三份。據說，杭州幾所大學黑版報亦有人大段的抄錄這個講話。北京的朋友還告知共青團某些附屬組織在近期發學習材料時隨之附送《醜陋》一文做

參考。正在籌備召集的某青年思想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也就是柏楊的講話。另外，湖南、黑龍江、山西、北京等地出版社正在爭先恐後地準備出

版柏楊雜文選集。這樣下去，一九八七年堪稱為「柏楊年」了。有一部分樂觀之徒甚至認為柏楊的作品可以在民衆和大學當中取代去年令人噴飯的瓊瑤熱。雖然柏楊一熱起來容易燙手，但我倒相信新

時期的新技術官僚掌握了「寬容殺」這個所向無敵的法寶以後，柏楊先生再熱，估計他有棱有角的觀點也會自然而然地被包容沒了。

如今，內地的讀者全部學會口頭上玩要柏楊先生多年痛苦反思以後所總結出來的觀點。也許今年

讓柏楊熱一熱，明年這個「好運」要挪到李敖身上了。甚至沒準兒還能包容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必要時活學活用。我卻懷疑頑強的文化傳統能否被這幾位仁人志士的高論所動搖；但我確信「醜陋」和「深層結構」等字眼一旦成為大陸知識人的口頭禪，「寬容殺」政策會自然尋覓新的包容對象（註）。

〔註：我和閔福德在我們合編的《火種——發自中國良知的聲音》（英文版）裏面摘錄了《醜陋的中國人》，卻過於武斷地說，該講話在大陸的出版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當時顯然對「寬容殺」政策的包容性缺乏洞察力了。〕

閑話民主

□沙田

自從「五四運動」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以來，「民主」這個口號，已經在中國喊叫了半個多世紀了！可是，叫管叫，真正的民主，直到現在，在中國仍然是實行不了。

一提起民主，我馬上就會想起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想起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想起吳晗的《哭一多》；想起被割舌槍斃的張志新及現在還在坐牢的魏京生、劉青、王希哲和劉山青……

民主在中國，似乎和「替天行道」之類的口號一樣，只是造反的義旗。一旦造反成功了，就要收起來並束之高閣的。而且，民主這口號，在中國一

直和水龍、刺刀、槍砲、監獄、鮮血聯繫在一起。只要「聽見民主，就會看到血光。」

民主在中國，似乎只是統治者玩弄的魔術棒。什麼「人民民主專政」，什麼「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攬得小民百姓頭昏腦脹。到頭來，究竟民主是什麼？也糊塗起來了。

前幾年，漫畫家王樂天曾經畫過一幅漫畫。畫面上有一位霸王模樣的古人，他的身傍是一塊黑板，上面寫着「民王」兩個字。漫畫的說明是：「我就是民主少一點」。當時，正是中國民間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西單民主牆和民運刊物正搞



▲霸王自供——我就是民主少一點！(王樂天作)

被民運的利用者一手鎮壓下去了。民運分子於是便都成了「反革命」，被他們擁戴起來的人送進了監

人。如果老百姓真的提出要求，叫他們回家去賣紅薯，那麼，這些老百姓自然就是犯上作亂，屬於

憤激昂，大義凜然。可是，聽了之後，冷靜一想，卻又使人想起了可憐的阿Q先生。發此等豪言壯語